

明代皇帝秘史

李治亭 林乾 / 主编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第肆册

明神宗万历皇帝秘史

明光宗泰昌皇帝秘史

明熹宗天启皇帝秘史

明思宗崇祯皇帝秘史

南明诸帝秘史



K827.48/15

明代皇帝秘史

李治亭 林乾 / 主编

明神宗万历皇帝秘史

明光宗泰昌皇帝秘史

明熹宗天启皇帝秘史

明思宗崇祯皇帝秘史

南明诸帝秘史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 杜厚勤
复 审 梁小红
终 审 杭海路

明代皇帝秘史(1—4)

李治亭 林 乾 主编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并州北路69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79.375 字数:1 914 千字

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 000 册

*

ISBN 7-203-03639-1

G·1566 定价:98.00 元

总 目

第一册/序 言 1~6

明太祖洪武皇帝秘史 1~213

明成祖永乐皇帝秘史 215~428

附：明惠帝建文皇帝秘史

明仁宗洪熙皇帝秘史 429~465

明宣宗宣德皇帝秘史 467~640

第二册/明英宗正统皇帝秘史 641~903

附：明代宗景泰皇帝秘史

明宪宗成化皇帝秘史 905~1079

明孝宗弘治皇帝秘史 1081~1265

第三册/明武宗正德皇帝秘史 1267~1503

明世宗嘉靖皇帝秘史 1505~1760

明穆宗隆庆皇帝秘史 1761~1814

第四册

明神宗万历皇帝秘史 刘厚生 曹凤祥 1815~2007

明光宗泰昌皇帝秘史 梁志忠 傅大中 2009~2050

明熹宗天启皇帝秘史 梁志忠 傅大中 2051~2203

明思宗崇祯皇帝秘史 孙洪波 谷凤洪 2205~2421

南明诸帝秘史 李治亭 徐绍清 2423~2521

后 记 2522



冲龄儿翊钧嗣位

隆庆六年（1572）夏，北京的天气显得格外燥热。五月二十五日清晨，阴云密布，微风徐来，业已疾病缠身两月有余的穆宗，今天稍感畅快，遂拖着病体勉强出视朝政。

穆宗在内侍的搀扶下刚入御座，便感头晕目眩，险些从御座上跌落下来，左右侍从赶快前来扶掖，急速还宫。太医前来诊治，见穆宗咀嚼不断歪动，欲说不能，显然是中风了。穆宗神智尚清楚，自知疾不可为了，遂急召阁臣高拱、张居正和高仪三人入内。穆宗倚在乾清宫御榻上，皇后、皇贵妃侧立在身旁，皇太子站在御榻左边，高拱等三位大学士跪在御榻前面，穆宗示意内监冯保宣诏：“朕嗣统方六年，如今病重，行将不起，有负帝之付托。今太子尚小，一切付托卿等，要辅助嗣皇，遵守祖制，才是对国家之大功……”在场众人无不呜咽失声痛哭。高拱、张居正、高仪等三人同受顾命，感激泣零，叩头回到内阁。翌日，穆宗驾崩，享年三十六岁。

穆宗为裕王时，曾娶昌平人李氏为妻，即孝懿皇后，生长子翊钺，不幸李氏早逝，其子五岁夭折。后又娶通州人陈氏为继妃，即孝安皇后，陈氏无子。一个偶然的机，穆宗相中了宫娥李氏，后生下一子，便是后来的万历皇帝朱翊钧。

李氏原籍溧县，其父李伟为躲避乡下的动乱便携家来到了京城，为谋一生路将李氏送进裕王府当侍女，时称“都人”。万没想到，李氏日后竟一步登天，百般富贵。隆庆元年（1567）裕

王即位，封李氏为贵妃，由于李氏相貌姣好，略有心术，翊钧又是独子，故母子倍受穆宗宠爱。

翊钧天资聪颖，五岁便开始读书。隆庆二年（1568）三月，经内阁大学士疏请立其为太子。初九日，帝颁诏于天下：“预定储贰，所以隆国本而系人心。翊钧英资歧嶷，睿质温文，仁孝之德夙成，中外之情无属。”方六岁的皇太子翊钧在文华殿东廊，接受了群臣上笺行礼。

六岁的翊钧长得十分乖巧伶俐，惹人喜爱。一日，穆宗独自在宫中骑马驰骋，翊钧见状担心父皇的安全，便上前叩马谏阻道：“陛下贵为天子，独骑疾骋，倘有闪失，如之奈何？”小小年纪竟能发此言语，穆宗深感欣慰，下马勉抚，越发钟爱之，此事很快便在宫中传为佳话。

翊钧聪敏过人，所读之书，一目过后，对答如流。穆宗陈皇后因病居住别宫，李贵妃常带太子翊钧前去请安。皇后自己没有儿子，但见这样聪明的孩子，也实在高兴。皇后每每拿出经书逐句考问，无不响答，皇后欣悦异常。皇后与贵妃之间，尽管有一些利害冲突，但陈皇后见李贵妃通达知礼，皇太子聪明伶俐，心底也就平静了下来。

翊钧八岁的那年冬天，隆庆帝为他举行了“冠礼”。“冠礼”在殿前特设的帷帐里举行。按照礼仪的规定更换衣冠服饰，前后三次都以不同的装束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。出帷帐后，他手持玉圭，被引导行礼，并用特设的酒杯饮酒。全部过程都有礼官的唱导和音乐的伴奏，所需时间接近半天。第二天，他又被引导出来坐在殿前，以最庄重的姿态接受了百官的庆贺。“冠礼”是成人的象征，历代封建帝王，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，重要的却只有两项——礼仪和人事。礼仪体现了尊卑等级，并维护了国家体制。无论哪个封建帝王抓住了礼仪这个关键，朝臣便能按部就班，上下有序。

尚沉浸在“冠礼”幸福之中的翊钧，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父亲在第二年便溘然而逝永远离开了他。他脱下了礼服穿上了孝服，首次以一个成年人的姿态接见了满朝的文武。国家不可一日无君，于是朝臣们按照传统进行“劝进”，恳请皇太子早登大宝。头两次请求都被皇太子翊钧婉言拒绝，皇父刚刚宾天，自己哀恸无法自持，哪有心思想自己的名分。众朝臣于是第三次谏请，翊钧方以群臣所说的应以社稷为重，勉如所请。

隆庆六年（1572）六月初三日，礼部遵旨呈上登极仪注，六月初十日，翊钧正式举行即位典礼，接受文武百官的叩贺后，登极继承了皇位，诏命次年改元，定年号为万历。朱翊钧以年方十岁的冲龄小儿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，成为有明一代第十三位皇帝。



顾命臣难以顾命

穆宗帝病危之际，召内阁辅臣高拱、张居正、高仪到乾清宫接受顾命，“顾命”者乃帝王临终之时遗书于亲近大臣，付以重托也。高拱等跪在穆宗御榻前，帝抓住高拱之手，一面望着身边的后妃，一面托孤曰：“以天下累先生矣！”今后“事与冯保商榷而行之。”高拱等人身负重任，称作顾命大臣。

高拱，字肃卿，新郑人。嘉靖二十年（1541）进士，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）拜文渊阁大学士。穆宗在世时，高拱为“首揆”，亦曰“首辅”，即首席内阁大学士。他一向以精明强干自诩，孤傲清高，排

斥异己，曾先后赶走阁臣陈以勤、李春芳等四人。

张居正与高仪均为次辅，大小事情均听命于高拱。高仪胆小怕事，身体又很虚弱难当大事。张居正不甘久居人下，城府很深，明里与高拱结好，取得信任，而暗地却在谋划如何整掉高拱取而代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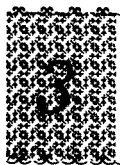
张居正结交内侍冯保，且过往甚密，这本来在明代是不允许的。朱元璋所撰《皇明祖训》中有明文规定，违者治罪。但张居正为了争夺首辅的权力，他不得不依靠内侍的帮助，借以扩大自己的力量。

冯保，号双林，真定府深州人。当朱翊钧还是皇太子的时候，冯保就伴其左右，提携掖抱，悉心照料，终日形影不离。翊钧称他为“大伴”，或“冯伴伴”，视为亲信。此人知书达礼，喜爱琴棋书画，颇有君子之风。由于他的学识涵养在宦官中出类拔萃，官运亨通，但他得以被升任为司礼太监，却有过一段曲折。原来在嘉靖时期，他已是秉笔太监。隆庆时，他被派去掌管东厂，东厂是管理锦衣卫的特务机构，是皇帝的耳目，根据成例，管厂者必升司礼太监，但由于他与大学士高拱不睦，未能升任这个太监中的最高职位，因此，冯保对高拱恨之入骨，寻机报复。

隆庆五年（1571），高拱为了约束张居正以培植亲信，上疏请内阁添人，张居正拟旨交付冯保，以穆宗皇帝名义批答：“卿二人同心辅政，不必添人。”隆庆六年（1572）三月初，皇太子朱翊钧出阁就学，阁臣每日轮流到文华殿关注皇太子学习，提供了冯保与张居正交往的机会，凡轮到张居正“看视”皇太子讲学的日子，冯保必到文华殿东小房，两人屏退左右，秘密交谈，直到太子讲学完毕，方才分手。

朱翊钧对高拱印象不好，这恐怕与冯保有关。高拱为人耿直，说话不够检点，致使惹出了一场大祸。穆宗去世，作为顾

命大臣的高拱极为悲痛，他在内阁一边嚎啕大哭，一边大声呼天唤地喊道：“十岁的太子，如何治天下呀！”这话的本意是说穆宗过早逝世，留下一个刚满十岁的孩子，使人对社稷感到忧虑，对遗孤感到怜悯。这话经冯保传入宫中，歪曲了本意，便成了“十岁的孩子，怎么坐皇帝呀！”这显然有不臣之心。皇后、皇贵妃听罢大为震怒，翊钧听了也为之变色，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伤害，甚至感到有失去皇权的威胁，他无论如何要给高拱一点颜色看看。翊钧由于早慧，尽管他才十岁，已经感觉到高拱与冯保的不和。其实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，只是翊钧由于幼冲阅历所限还不能看清这场斗争的残酷性。冯保是他从小的“大伴”，自然感情深厚，而高拱自恃权重而迂梗，有时连皇上也敢冲撞，更何况一个十岁的孩子了，所以，翊钧的态度自然是倾向于倒拱，在皇后和皇贵妃的支持下，翊钧临朝不久，便爆发了一场席卷朝廷的内阁与内监的政治斗争。



倒高拱冯张联手

明代中期以后，内阁首辅的权势很大，不亚于过去的宰相，内廷之事也要过问。隆庆朝高拱为内阁首辅，冯保为司礼监秉笔太监，作为内侍地位还不是最高的，在他的头上还有一个权重位显的掌印太监。这期间，掌印太监曾两度空缺，按惯例，应由秉笔太监递补，冯保极想夺此位，但这个位置需首辅推荐。高拱平素对冯保印象不佳，故推荐御用监的陈洪、尚膳监的孟冲

出任此职，这使冯保对高拱怀恨在心。

冯保为人善于钻营，工于心计，他花大气力去结纳皇后和李贵妃，甚得二人欢心和器重。对内阁中的张居正也多方拢络，利用张居正不甘屈从于高拱的心理，使张居正对他也产生好感和同情。穆宗死后，他便从孟冲手中将“掌章奏文书，照阁票批朱”的大权夺了过来。翊钧一即位，由冯保密嘱张居正矫过穆宗遗诏，便以“中旨”的方式颁至内阁，其中的一条就是授冯保为司礼掌印太监。这里所谓的“中旨”就是皇上的手谕，高拱对此非常不满，对传旨的太监说：“中旨是谁的旨意？皇上年龄尚小，一切都由你们做的，迟早要把你们赶走。”这一番话由小内监传到冯保耳中，冯保证住了，冯保感到一种危机即将到来，故决心非除掉高拱不可，否则就不能立足了，于是在皇后和李贵妃面前百般诋毁高拱。

高拱尚蒙在鼓里，以为张居正和高仪同是顾命大臣，共同报答穆宗皇帝，定会站在他一边。于是他鼓动六科给事中程文、御史刘良弼上疏弹劾冯保：“先帝甫崩，忽传冯保掌司礼监，果先帝意，何不传示数日前，乃在弥留之后？果陛下意，则哀痛方深，万几未御，何暇念中官？”指出冯保既司礼掌印又提督东厂，权力太重了。高拱也亲自上疏，要求把司礼监掌理章奏的权益收归内阁。

高拱指使一部分朝臣要搞掉冯保，发动的政治攻势是在翊钧即位的第五六日，可见这场斗争是如何尖锐和迫不急待了。高拱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作为内阁首辅顾命大臣的力量和影响，他认为皇上看到奏疏一定会交内阁拟旨，权柄在自己手里，不愁冯保不除。然而形势的发展对高拱不利。先是张居正将高拱等人的密谋迅速通知了冯保，要他有所准备，早早下手。冯保闻讯大惊失色，急入李贵妃宫中，匍伏在地，屡屡磕头，哭诉道：“奴才被高拱阁老陷害，将加逐斥了。高阁老忿奴才掌司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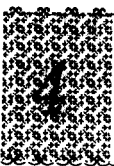
监，只知敬奉太后皇上，不去敬奉他们，所以喉使言官攻讦奴才。奴才今后不能侍奉太后皇上了，故在此悲泣。请太后做主，保全奴才一命。”李贵妃对高拱本无好印象，对高拱曾言“十岁的孩子怎能做皇帝”，至今耿耿于怀。李贵妃怒道：“竟有此事！高拱虽系老臣，毕竟是个臣子，难道如此专擅吗？”冯保又乘机进谗言：“高拱跋扈，朝野共知，只因他位尊势厚，不敢奏劾，请太后留意。”太后除高拱已意决。

隆庆六年（1572）六月十六日，翊钧作为皇帝，天还未亮便上朝在会极门召见众大臣。高拱以为这次是驱逐冯保的机会，于是兴冲冲来上早朝，当大臣们轮班站定，高拱向上一看，冯保立在少年天子的身旁，心立刻凉了半截，自知大势已去了。冯保传皇后、皇贵妃和皇帝的谕旨：“告尔内阁、五府、六部诸臣：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，召内阁三臣御榻前，同我母子三人，亲受遗囑曰：‘东宫年少，赖尔辅导。’大学士拱揽权擅政，夺威福自专，通不许皇帝主管，我母子日夕惊惧。便令回籍闲住，不许停留。尔等大臣受国厚恩，如何阿附权臣，蔑视幼主！自今宜洗涤忠报，有蹈往辙，典刑处之。”

这突如其来的结果，犹如晴天霹雳，高拱跪伏地上，浑身颤抖，险些晕死过去。宣诏已毕，众大臣陆续起来，而高拱却迟迟站不起来。张居正不免惊疑，充当好人，将其扶掖，高拱方勉强起身，谢恩后匆匆返回寓所，收拾行李，自己雇了一辆牛车，装载而去，押行的兵役还不时催逐。张居正和高仪乞请皇上施恩请驰驿归籍，后旨准，高拱一路免去了道途间的困顿，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新郑为民。

六月十六日的政变，有三人是直接受益者，一是冯保，确定了他在宫闱的地位，集掌印、提督东厂、“大伴”于一身，在很大程度上他可以左右万历皇帝。第二个是内阁次辅张居正，不久晋升为内阁首辅，翊钧称他为“忠臣”，“凡事要先生尽心辅

佐”。不久高仪因病情加剧，吐血三日而死，张居正便得以统揽大权。第三个获益的人是李贵妃，李贵妃在翊钧即位后就一心想被尊为皇太后，摆脱陈皇后的威势。张居正欲向李贵妃献媚，在他主持廷议时，决定了尊皇后为仁圣皇太后，尊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，这样出现了两宫皇太后并尊的局面，李贵妃喜不自胜，自然对张居正视为近臣了。



审刺客内江延续

万历元年（1573）正月十九日，小皇帝朱翊钧按例出宫视朝。皇帝的轿子刚出乾清门，茫茫晨雾中，有一个着内使巾服的男子，从西阶下直趋向前，被守卫人员抓住。搜索结果，该人衣中藏有一把刀、一柄剑。经初步审讯得知这个人叫王大臣，是常州府武进县人。曾在别人家里充当仆役，现没有雇主。其余一概不说。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将此事奏告皇上，皇上下旨：“拿送东厂究问。”正月二十二日，张居正向万历皇帝奏称：“中间必有主使勾引之人。”“要仔细究问，多方缉访，务得下落，永绝祸本。”万历皇帝命查出王大臣的幕后主使人与宫内勾引人。一时间，朝廷内外乃至京城闾巷小民都不知所措。《病榻遗言》的作者首辅高拱，声称王大臣来自总兵戚继光的麾下。戚继光当时正受张居正的提拔而飞黄腾达，要是这个莫名其妙的王大臣果如高拱所说，就要招来极大的麻烦。经过一番策划，冯保等人定下了反守为攻之计，决定借用王大臣作为把高拱置于死

地的工具。当时各官多为之不平，想要上疏陈明这件事。张居正颇怀筹虑，去午门关圣庙求签，签文写道：

才发君心天已知，何须问我决嫌疑。

愿子改图从孝弟，不愁家室不相宜。

然而张居正意已决，命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等官员去东厂，会同冯保一起审讯。

那天，起初风和日丽，朱希孝一行来到东厂，忽然风沙大作、黑雾弥漫，继而雨点冰雹劈头盖脑地打下来。东厂理刑官白一清对两个问官千户说：“这是天意，能不叫人害怕吗！高老是顾命元老，却硬要用这件事来诬谗他。我们都有妻室儿女，他日怎能够免除杀身之祸呢？”

按照惯例，厂卫审讯犯人先要加刑。于是将王大臣打十五板。王大臣大叫：“原说与我官做，永享富贵。怎么打我？”冯保打断他的话：“是谁主使你的？”王大臣仰面瞪目说：“是你主使我的！”冯保气得面色如土，又问：“你昨日说是高阁老让你来刺朝廷，为什么今天不说？”王大臣回答：“你教我说的，我何曾认得高阁老？”

如果王大臣的口供得以成立，他可以无罪并得到一大笔报酬。张居正则运动鞠讯此案的文官，要他们迅速结案，以便处死高拱灭口。

冯、张的计划没有实现。负责审讯的文官不愿意参与这项阴谋。王大臣也觉悟到如果供认谋刺皇帝，下场决不会如冯保所言不仅无罪，且能做官领赏。这样一来，王大臣在初审中翻供，将冯保的教唆和陷害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，使冯保陷入困境，冯保于是投毒于酒，毒坏了王大臣的声带。两天之后公开鞠问，由于犯人已经不能言语，无法查出真正的结果。王大臣

仍然被判死刑，立时处决，此案不了了之。

王大臣案是一起以诬陷高拱为宗旨的疑案。透过王大臣案，冯保和张居正向人们显示了他们的默契配合，也显示了他们无可置疑的权力、地位，为他们辅佐幼主、推行新政，创造了一个较理想的政治氛围。



5 尊居正少主倾慕

高拱被赶走了，李太后消除了一块心病，此时她最为关心的还是如何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人，长大了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好皇帝。为了看护孩子起居和学习，她从慈宁宫迁到乾清宫与万历帝同住一起，监管万历帝十分严厉。每逢早朝，李太后总是将近五更就起来招呼翊钧起床，让他早早梳洗免得误事。平素学习李太后也都亲自过问，听其背诵新课，如背不下来，或讲不出文理，轻则叱责一顿，重则罚跪责打。万历在生活上若有越轨行为，责罚更加严厉。有一次万历帝贪杯多喝了些酒，乘着酒兴命内侍唱个新曲，内侍推说不会，万历大怒，抽出宝剑要砍他，众人忙跪倒说情，万历还是不依不饶，最后割下了那个内侍的头发，名曰“割发代首”，才算完事。翌日，李太后听了此事，立即召张居正入宫，一面叫张居正上疏力陈皇帝的不是，并代万历帝起草一封悔罪的“罪己御札”，一面将万历叫来罚跪，听她叱责其罪过，直到把这个小皇帝骂得痛哭流涕，叩头谢罪为止。以后这种“罪己诏”经常使用，每每犯了错误都

要把张居正拟好的疏文高声朗读，并亲笔再抄一遍，公布周知，这是少年天子翊钧感到很难堪和头痛的事。万历实在害怕自己的亲生母亲李太后，但他们毕竟是母子，所以终是怕而不恨，关系一直非常好。

冯保也使万历很害怕，冯保很得李太后荣宠，所以很长时间内在内廷和外廷都对万历加以监护。翊钧怕他，因为他是李太后的耳目，有了错处，即便瞒过李太后，被冯保知道了也逃不脱，出了错他就上告，而且每告必罚。万历依照宫内惯例，称冯保为“大伴”，冯保也以“大伴”自居，把万历当成一个孩子。万历初行登极大典之时，冯保站在御座旁边，受君臣朝拜，使大臣哗然，纷纷疏论，冯保何人，难道他也配受我们拜贺么？而冯保不以为然。

翊钧年少，喜欢夜游，常常是小衣襟短打扮，活像个武林好手，走马持刀，到处乱跑，一些与他年龄相仿的小太监也勾引着他一起玩耍。此事冯保报告了太后，太后勃然大怒，把万历叫来叱骂道：“此成何体统！”万历只得跪下自责，并又抄了一通张居正代他拟好的“罪己诏”，大声朗读一遍，太后的怒气方消。于是把小太监杖责一顿，逐出宫去。此事在宫中多有发生，连很能为万历办事的执事太监张诚也被冯保借故赶出皇宫，差往南京安置。

万历对冯保不满，但也很怕他，每与小内监玩耍，总要派几个人到外边放哨，一旦见冯保从远处走来，便赶忙跑来报曰：“大伴来了！”于是万历便急忙正襟危坐，装作正在读书写字，用以逃过冯保的监视。

张居正此时主要负担着师保的任务，李太后对他十分尊重，将万历的读书和成长完全托付给了张居正。张居正此时正是权倾朝纲，他作为首辅，朝廷上事情的依违可否，全仰他的主张而定。因此，张居正在明代所有阁臣中，他的权势可与历代宰

相相比。他当国十年间，力主改革，殚精竭力，也取得了不少成就，万历初年也一度出现过升平景象，这是与他的努力分不开的。他对待万历，始终是一个严慈的先生，为将其培养成材，倾尽了心血。万历怕他，但也很敬服他。

万历的读书问题，李太后非常关心而且将此事寄托给了张居正。万历刚刚即位，张居正便制定了一个计划，让皇帝先开日讲，不久又举行了“经筵”。

张居正对万历管教很严，有一次，翊钧读《论语》错把“色勃如也”读作了“色背如也”，张居正当即厉声地加以纠正，令万历很难堪和恼火，但又不敢表露稍有反抗的姿态，心里却实在委曲。然而李太后对居正十分赞赏，每当万历不用功，她便搬出张居正，说：“告诉张先生吧，怎么样？”或说：“这叫张先生知道了可如何是好？”这使小小的翊钧感到张先生的威势竟在太后之上，敬畏之心，不觉与日俱增。



敬严师诚惶诚恐

张居正对待万历皇帝，就和严师对待学生一样。他利用一切机会要把自己的学生领上理想的境界。

隆庆六年（1572）十二月，张居正向皇帝进《历代帝鉴图说》。这是一种绘图立说的故事书。书中写的是从尧舜以来历代天下明君的事，有的可供后人效法，有的足以使人引为借鉴。对于不满十岁的皇帝，不能不说是富有教育意义的著作。万历皇

帝在文华殿看到张居正捧着这本故事书，快活得站起来，忙叫左右把《图说》揭开，张居正在一旁指点讲解。讲到汉文帝劳军细柳的故事时，张居正抓住此机会便把自己整饬武备、抵御外侮的主张提了出来。他说：“皇上应当留意武备。祖宗以武功定天下，如今承平日久，武备日弛，不可不及早讲求。”万历皇帝连连点头称“是”。

万历四年（1576）二月二十九日，万历小皇帝习字练习书法时，进讲官把太祖的《大宝箴》作为影格，写好后交给小皇帝。张居正看见了说：“太祖的这篇文章有关君德治道，皇上光摹写下来还不行，还要能背诵，能讲解。”并把《大宝箴注解》给了小皇帝。万历皇帝理解张先生良苦的用心，他很快就背下这篇文章。在文华殿日讲时，他召张居正到御座面前，自己站起来，高高地举起《大宝箴》交给张居正。张居正站着，听万历皇帝把全文如银瓶泻水一般地高声背诵一遍。背诵以后，张居正再给他逐句逐段讲解一遍。万历是个聪明灵秀的孩子，关于《大宝箴》引用的故事，他全明白。讲到“纵心乎湛然之域”一句时，万历透僻地说：“这不过说人应当虚心处事。”

张居正喜悦之情不禁溢于言表，他拱起两手称赞说：“正是虚心两字，可以解释这一条的意义。人心所以不虚的原故，全是因为私意的混杂。水是最清的，混了泥沙以后，水便不清；镜是最明的，蒙上灰尘以后，镜便不明。皇上只要涵养此心，除去私欲，和明镜、止水一样，自然好恶刑赏，无不公平，万事都办好了。”

万历皇帝在张先生的教导下，成长起来了。在张居正的眼里，万历是一个驯服听话的学生。在勤奋读书方面，万历所受的辛苦，和一般的读书人没有什么两样，在书没有读熟的时候，便罚在地下长跪。皇帝跪在地下，还像什么皇帝，但这是太后的懿旨，所以他还是跪下了。